

WAIGUO

XIANDAIPAI

XIAOSHUO

GAIGUAN

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焘宇 何永康 编

外国
现代派小说概观

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

陈焘宇 何永康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37893

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

陈焘宇 何永康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539,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10100·809 定价：4.60元

责任编辑 周惜晨

(内部发行)

目 录

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论何永康(1)

一、表现主义

评 介洪天富(27)

短篇小说《老光棍勃鲁姆费尔德》

.....〔奥地利〕费朗茨·卡夫卡 洪天富译(60)

《老光棍勃鲁姆费尔德》简析冯 羽(84)

二、超现实主义

评 介冯汉津(88)

中篇小说《娜嘉》

.....〔法国〕安德烈·布勒东 冯汉津译(111)

《娜嘉》简析冯汉津(175)

三、意识流小说

评 介何永康(181)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节译)

.....〔爱尔兰〕詹姆士·乔伊斯 刘象愚译(217)

四、南方文学派

评 介何永康 冯 羽(250)

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节译)

.....〔美国〕威廉·福克纳 李文俊译(267)

《喧哗与骚动》简析何永康 冯羽(322)

五、迷惘的一代

评介赵一凡(329)

短篇小说《大二心河》

.....〔美国〕厄纳斯特·海明威 陈焘宇译(341)

《大二心河》简析傅丹灵(363)

六、新感觉派

评介叶渭渠(366)

短篇小说《头与腹》《蝇》

.....〔日本〕横光利一 唐月梅译(380)

短篇小说《春天的景色》

.....〔日本〕川端康成 叶渭渠译(393)

《春天的景色》简析周凡(408)

七、存在主义小说

评介高强(414)

长篇小说《心灵之死》(节译)

.....〔法国〕让-保尔·萨特 高强译(437)

长篇小说《堕落》(节译)

.....阿尔贝·加缪 高强译(452)

《堕落》和《心灵之死》简析朱持(468)

八、新小说派

评 介……………冯汉津(478)

长篇小说《嫉妒》(节译)

……〔法国〕阿兰·罗布—格里耶 冯汉津译(501)

长篇小说《天文馆》(节译)

……〔法国〕娜塔莎·萨罗特 冯汉津译(519)

《嫉妒》和《天文馆》简析……………冯汉津(536)

附：原样派……………高 强(540)

九、垮掉的一代

评 介……………董衡巽(545)

长篇小说《在路上》(节选)

…〔美国〕杰克·凯如阿克 石 荣 文慧如译(554)

《在路上》(节选)简析……………何永康(579)

十、黑色幽默小说

评 介……………何永康 龚修森(583)

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缩写)

……〔美国〕约瑟夫·赫勒 南 复译(605)

《第二十二条军规》简析……………何永康 龚修森(654)

十一、魔幻现实主义

评 介……………陈光孚(665)

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节译)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赵德明 刘习良译(677)

《百年孤独》简析.....陈光孚(709)

编 后(713)

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论

何永康

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从一八九〇年后期象征主义文学开始的。在此之前，美国的爱伦·坡(1809—1849)和法国的波德莱尔(1821—1867)可以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远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提出了疑问。爱伦·坡的一些作品，充满了阴森可怖的气氛，流露出对现实世界的“废墟”感；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以城市的丑恶和人的阴暗面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这些作品，都鲜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勃勃雄心和乐观主义气息，而且，把艺术的镜头对准愈来愈内向的人的主观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人们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随着垄断资本的不断积累，西方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社会关系变得极度冷酷和虚伪。这时候，涌现出一些前期象征主义诗人，如法国的兰波(1854—1891)和马拉梅(1842—1898)等人，他们越发热衷于表现病态的事物，强调抒写直觉和幻想，探求人的内心“最高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的可感知的形式。这样，象征主义基本上长成了自己的羽翼。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疯狂蹂躏，已经使世人惊心怵目；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又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着资本主义世

界。一些经济地位不稳、思想相当敏感的中小资产阶级作家，开始用自己的笔墨，去表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抱怨与怀疑。由于他们对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怀有剪不断的情丝，所以，他们不可能倾向于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又由于他们认为时过境迁，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经显得迂腐和陈旧，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节奏和人们心底的瞬息变化，所以，他们急切地希望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的文学之路。这时候，后期象征主义文学已经兴起，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1888—1965）的著名长诗《荒原》已于一九二二年发表。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总危机的象征，《荒原》轰动了欧美文坛。一阵势头不小的“荒原热”，把那些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小资产阶级作家卷了进去，他们从象征主义文学那儿得到了某种启发，觉得借助意象、隐喻来表现抽象哲理和内心真实的那一套艺术主张，很对胃口。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心理学、柏格森直觉主义、克罗齐直觉表现理论等等，又给他们送来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武器。于是，为数不少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应运而生了。

就现代派小说而言，它的发生和发展还有着自己的内在的线索。早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就流行着“哥特小说”。这类小说大多以中古城堡为背景，情节紧张、恐怖，充满了神秘气氛。后来，爱伦·坡写了不少有影响的“哥特式小说”，作品的色彩阴暗，气氛森冷，反映了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恐惧；他的论文《写作的哲学》，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切，都对后来的现代派小说发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譬如对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感的表现，以及对小说艺术的形式主义追求。在法国，福楼拜（1821—1880）强调思想从形式中产生，追求小说的“离间效果”，认为作者应同小说里的主人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创作实践和艺术主张，也启发了后来的一批现代派小说家，为他们在小说形式上标新

立异、努力使作家退出小说,提供了某种依据。继福楼拜之后,法国小说家左拉(1840—1902)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自然主义发生在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后,着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左拉的艺术理论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主张在小说创作中运用遗传学、临床病理学等原理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认为人只能消极地受生活环境的支配。他的小说创作和《实验小说论》等论文,更为直接地影响着后起的现代派小说家,有助于他们去挖掘人的主观世界,表现直觉和下意识活动。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小说具有一种“穿掘着灵魂的深处”^①的本领,能够“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②。他对变态心理和潜意识活动的生动描绘,他的冷漠严峻的笔调,同样使许多现代派小说家为之赞叹,其影响力在意识流小说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值得一提的还有早先在西方流行的“流浪汉小说”,它曾经启动了西方的小说“机器”,生产出十八、十九世纪中一大批表现个人奋斗、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说作品。“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多是骗子。这类小说,实际上开了现代派小说“反英雄”的先河。现代中小资产阶级小说家越发提不出自己的理想人物来了,他们塑造的一些“反英雄”形象,就同当年的“流浪汉”一样,在荒诞的社会中进行荒诞的奋斗、探索 and 追求,显露出可笑而又可悲的反社会“英雄气概”。

通过以上简括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派小说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整个现代派文学得以产生的背景,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这样,凭借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出现了一批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大致情形如下:

①②鲁迅:《〈穷人〉小引》

未来主义小说。二十世纪初叶，发端于意大利，后波及俄、法、英、德诸国。赞美“速度的美”和“力量”，把“速力”视为“新的艺术感的象征”，探索未知，面向未来。小说作品如：〔意〕马里内蒂(1876—1944)的《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等。

表现主义小说。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流行于德、美、奥诸国。强调描写人的主观世界，表现直觉和下意识，人物多是观念的象征，情节怪诞离奇。小说作品如：〔奥〕卡夫卡(1883—1924)的《变形记》、《审判》等。

超现实主义小说。二十年代起繁衍于法国，从达达主义发展而来，影响波及欧、非、拉美和日本。强调表现人的内在意识，认为超于现实之上的“某种组合形式”可以达到“事物的本质”，作品意象丰富，梦幻离奇。小说作品如：〔法〕布勒东(1896—1966)的《可溶解的鱼》、《娜嘉》等。

意识流小说。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流行于英、美、法诸国。直接受弗洛伊德心理学、柏格森“心理时间”理论的影响。强调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即主观生活之流。多用象征、内心独白，打破以时间为序的结构，让过去、现在、未来彼此颠倒、互相渗透。小说作品如：〔英〕乔伊斯(1882—1941)的《尤利西斯》等。

南方文学派。二十年代发端于美国。受爱伦·坡、艾略特等人的影响，艺术手法上同意识流小说有相通之处，强调表现美国南方的地方风情。小说作品如：〔美〕福克纳(1897—1962)的《押沙龙！押沙龙！》等。

迷惘的一代。二十年代发端于美国。表现美国参加欧战青年的苦闷和迷惘情绪。手法上受到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并与南方文学相互影响。小说作品如：〔美〕海明威(1899—1961)的《士兵之家》、《太阳照样升起》等。

新感觉派。二十年代发端于日本。自称“表现主义的认识论、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就是新感觉派的理论根据”，认为“物我如一、万物如一”、“没有感觉就不能认识事物”。多用象征、暗示手法表现人在刹那间的主观感受。小说作品如：〔日〕川端康成(1899—1972)的《春天的景色》、《伊豆的歌女》等。

很显然，二十年代是现代派小说大发展的时期。这些流派的小说家，共同受到了象征主义的启迪。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心灵创伤，艺术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当然，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色彩也显得相当浓重，唯美的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亦表现得比较突出。

本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世界性经济大恐慌和法西斯主义的肆虐，许多作者开始向左转，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显得很有活力。相对说来，欧、美现代派小说的势头削弱了。

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欧、美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裂痕，革命的文学运动转入低潮。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存在主义哲学及其派生的文艺观显得相当活跃。此外，早先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等等，仍然余荫复罩，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催生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一批现代主义文学新流派。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有关的流派有：

存在主义小说。三十年代末兴起于法国，四十年代为鼎盛时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人要自由地作出“选择”，进行“反抗”。艺术上尚保留某种现实主义的作风，但表示反对传统小说的心理分析方法。小说作品如：〔法〕萨特(1905—1980)的《恶心》、《自由之路》，〔法〕加缪(1913—1960)的《局外人》等。

新小说派。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流行于法国。拒绝过去

的一切小说传统，又称“拒绝派”、“反传统小说派”。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影响。小说作品如：〔法〕格里耶(1921—)的《橡皮》等。

垮掉的一代。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影响。用“激进主义”反抗资本主义，同时又攻击马克思主义。小说作品如：〔美〕凯如阿克(1922—)的《在路上》等。

黑色幽默小说。六十年代发端于美国，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深受表现主义和荒诞派的影响。认为人和世界的荒谬是绝对的，竭力用病态的、残酷的幽默去嘲弄荒诞的、黑色的存在。小说作品如：〔美〕赫勒(1923—)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流行于拉丁美洲。暴露拉美大庄园主和军事独裁者的罪恶。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小说作品如：〔墨西哥〕鲁尔福(1918—)的《佩德罗·帕拉莫》，〔哥伦比亚〕马尔克斯(1928—)的《百年孤独》等。

这是现代派小说的第二次高潮。共同特点是：对人生的价值和人类存在的意义更加表示怀疑，充斥在作品里的是极度变形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因追寻“自我”而不得所产生的绝望情绪。这一切，有如哈哈镜似的，折射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情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目前，现代派小说将向何处发展，一时还很难判断。我们多了解一点它的过去，也有利于预测它的将来。下面，我们就现代派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作一些粗浅的评介。

二

西方现代派小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有产物。在这一

时代里，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正用血腥的金融资本和残酷的资本输出，来延续自己的死期。在这一时代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生死搏斗趋于白热化；噩梦般的经济危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野心，驱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戎兵相见，为争夺世界霸权把千百万劳苦大众拖进血与火的苦海。在这一时代里，西方资产阶级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加剧崩溃和腐烂，人们普遍地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寂寞，空虚，悲伤，绝望，象“流感”似的侵袭着人们的伤痕累累的心灵，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枯萎，人们的感情园地被践踏，被污染，被破坏。……

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现代派小说家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到焦虑、恶心和恼怒，不约而同地从生活中摄取种种阴冷卑劣的画面，来表现他们所感受到的可憎、可怖和荒谬。

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沉重的、强制性的劳动，就已经使劳动者可悲地沉沦到非人的地位。现在，在这垄断资本横行无忌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情形显得更加全面、尖锐和触目惊心了。现代派小说家从个人的感受和维护“自我”的角度出发，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刻意描绘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上，我们看到：

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备受损害而还不清旧债的小职员格里高尔，终于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变成了一只谁也不需要、毫无价值的甲虫^①。在这里，卡夫卡用荒唐的病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惨酷的悲剧。具体地说，就是劳动者越是生产更多的财富，他自己反而越来越贫困。劳动生产了智慧，然而劳动者却变得愚昧。劳动生产了美，然而却使劳动者

① 见卡夫卡：《变形记》

变得畸形。劳动不是使人成为人，而是使人降为动物。

也许，在这一社会里，还存在着某种有法可依的“秩序”，还点缀着一些“自由”、“文明”的花朵吧？请听，驻守在皮亚诺扎岛上的一支美军飞行大队的官儿们，正一本正经地、温文尔雅地向自己的部下鼓吹庄严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呢！这是多么具体、多么精密、多么公平的条文啊，谁只要完成了四十次飞行任务谁就可以回国。可是，一旦要将它付诸实行，它就变得象浮云一样飘忽不定，象梦幻一样瞬息万变了！原来，它仅仅是一个由官僚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圈套”，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疯狂”，“一种使抢劫显得慈善的方式”。翻阅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们不禁联想到卡夫卡的另一部小说《审判》。《审判》里的银行职员K，蒙受了不白之冤，却又找不到原告，碰不见法官，进不了法院，最后“象一条狗”似的被处决了；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法律制度又显得相当宽和、通情达理，甚至没有打乱他的日常生活秩序。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主宰人们命运的法律制度，它象恶猫戏鼠一般地折磨着、摧残着人生。很显然，现代派小说家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人们：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十分可怕地被扭曲了；那种以“健全理性”自居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正以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把人的本质糟蹋得不成样儿了。

在这里，——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中，人们的感情生活大概要正常一些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广告承揽员布罗姆庸俗卑琐，胆小怕事，甘心让妻子毛莱在家里同情夫胡搞，自己却象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似的外边游荡，忽而自得其乐，忽而自叹自怜，忽而绝望哀伤。正如阿诺德·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导论》里指出的那样：“乔伊斯所提供的都柏林全景，是一个在剥削和毁坏它的天主教会和大英帝国这两个支配者的统治下，毫无希望地瓦解着的社会。家庭单位也象别的一切单位一样分崩离

析，……”是的，在现代派小说家描写的社会舞台上，人们既显得那么拥挤，又显得那么隔膜。人们整天忙碌着，是为了用缜密的心机去算计他人。人们小心地蜷缩在自筑的“堡垒”中，却忘不了从狭小的窗口向外界施放冷箭。在这里，艾米丽小姐残忍地毒死了她的情人，又长期睡在他的尸骸旁边^①；在这里，“了不起”的盖茨比企图用不义之财来重新赢得昔日的情人黛西，而黛西的丈夫布坎农却借刀杀人，致他于死命^②；在这里，康普生家族的子女们自私、堕落、偏执、疯狂，到头来“飞鸟各投林”，只留下喧哗与骚动的人生之梦^③。这是怎样的社会舞台啊，它简直成了人们相互倾轧、相互践踏的战场！各有各的苦闷，各有各的欲望，各有各的技巧；然而，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挣扎在极度畸形的人与人的关系之网里，无一例外地不配有好一点的命运。

早在十八、十九世纪，就有不少西方小说家表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畸形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那么，现代派小说家在表现这一主题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他们在审察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时，受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思潮的影响。譬如，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等等。这些学说的交互作用，使他们在揭露和攻击西方中产阶级体面社会的时候，带有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更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把人游离于社会之外，超脱于社会关系之上，加之他们经常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因此所反对的“往往不只是中产阶级社会中的某些目标，而是整个现

① 见福克纳：《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② 见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③ 见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代社会或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甚至‘社会’这种组织形态本身”^①。他们常常以局外人、流亡者、精神贵族或刑事犯的身份，向西方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笼统的攻击，而不象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家那样，从社会人的角度，针对某个具体社会的具体现象，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压抑和折磨。这样一来，现代派小说家的“反社会倾向往往带有个人的、抽象的、无目的的、全面的特征。这种特点使现代派文学具有一定的揭露现实的作用，但又带有很大的破坏性”^②。二，从本体论的角度，彻底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存在主义作家就认为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宇宙和人生的中心，人人都要把他人作为自己的意识的对象，相互之间又竭力反抗着对方的这种意图，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这就从人性的本质上否定了人间交往的可能性，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阴暗可怕，而且取消了人类彼此了解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要性”^③。这样一来，在现代派小说家的笔下，描绘的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极端冷漠和残酷的图景，甚至笼而统之地用这种情形来揭发整个人类。与此相比较，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时，就能够留意到社会下层的人情交流和以沫相濡。三，他们更多地对物质世界抱有根本对立的情绪，认为自然界纯粹是丑的和恶的，而不象早先的浪漫主义小说家那样，热情地赞美自然，认真地挖掘人生的价值。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现代派小说家在描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图景的时候，就常常无可奈何地、玩世不恭地流露出虚无、神秘和悲观的情绪。他们不但无法理解

①②③ 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